

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17X.2015.06.001

[主持人语]唐珍名,湖南祁阳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。1994 年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,现任湖南大学新闻发言人、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、新闻办公室主任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找个理由》,散文集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《平常的日子》《平凡的日子》《漫游中国大学(湖南大学卷)》,诗集《月亮来了》,新闻作品集《走在新闻的边缘》,报告文学集《大爱千秋》。曾获中国图书最高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湖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本期“湖南作家作品研究”栏目推出“唐珍名专辑”,特邀唐珍名先生和几位年轻学者,从不同侧面对其散文集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进行深入阐释,力图呈现湖南新生代散文作家的创作实力,展现市井中国与湘楚文化的多元魅力。(主持人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唐伟博士)

文字是我的老表

唐珍名

(湖南大学 党委宣传部,湖南 长沙 410082)

[摘要]有那么一些文字,似乎一直就在我身体里潜伏、发酵,它们真像我的老表们一样,纯净,亲切,友好,倔强。每个人在心底都给属于自己的文字留了一席纯粹之地,我让老表不时为自己照个像、留个影。

[关键词]文字;老表;自己的文字;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

[中图分类号]I207.6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4-117X(2015)06-0001-02

Characters are My Old Fellows

TANG Zhenming

(Propaganda Department, Hunan University, Changsha 410082 China)

Abstract: There always seems to be some characters incubating and fermenting in my body, pure, cordial, friendly and stubborn, just like my old fellows. In everyone's heart, they will make a pure room for the words of their own. From time to time, I will ask my old fellows to take a picture of myself.

Key words: characters; old fellow; words of one's own; *Time is Reborn in Companionship*

我的散文集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里有一篇很不起眼的小文章,题目叫做《一只长途跋涉的鸡》。文中,我畅想和描述了一只来自老家的土鸡如何抵达长沙、抵达我的办公室、抵达我的餐桌的境况。

我很在意这只有点肥胖的鸡。以致,行文时键盘的艰涩,至今仍如在昨日。好几次写不下去,不由自主地起身甩开键盘,木讷地看着手头的香烟,袅袅地,无奈地,在窗口一再盘旋,久久,不肯散去。

送我这只鸡的主人小文,是我老表老文的儿

子,一位年纪轻轻的大学生,几乎就是曾经年轻的我的加强版,不知所措地逃离了清朗的乡村之后,在都市里的雾霾里,常常更加不知所措。

像大多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朋友一样,我有很多的亲戚和长辈。按照我老家的习惯,他们的儿女都是我的老表。随便掐指一算,就有好几十号,小文的父亲只是其中的一位。

是的,众多老表的模样现在我不能一一记得很清楚了。我永远记得的是,我和他们一起走过了那

些美好的童年,以及彼此相牵,还要走一辈子的光景。

所以,这些年来,对于老表们,和他们堪称永远的纯真和善良,我不敢、不能、也从未怠慢。或许,无论世界如何地物质,星移斗转,我都坚信,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这种上苍注定的血缘。

而我心底里的文字,这些年来,几乎与老表们如出一辙。在与这些文字的游戏和缠绵之中,去伪存真,触摸底线,叩问心灵,我会常常发现自己离老表们,和更多像老表的“老表”们有多近,离真、善、美有多远。因此,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善待它们;善待它们,是出于我个人的私心,纯属敝帚自珍,纯属善待我自己。

文字是我的老表,我对它不赖它对我很好,高兴时手舞足蹈,痛苦时一顿乱搞,不时还来些创造。

这几句口水诗是我7年前胡诌的,当时收录在我的诗集《月亮来了》里面,基本上可以概括很长一段时间,包括现在我与文字的关联。但,对于文字的迷与恋,在30年前,我的动机是相当不纯的。

那时,我刚上初中,家境窘困。听亲戚和老表们说写文章发表能挣大钱,于是天天冥思苦想写“诗”。记得第一次投稿和当时投稿最多的刊物是《儿童文学》,结果当然一律石沉大海。高一时,真的有作品发表了,在老家祁阳的县委机关报《祁阳报》上。那是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《家乡的小路》,领到了2块钱稿费。

可是,以文字换钱以改变家庭经济面貌的宏伟“理想”,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改变。即便当时突然发现,文字真的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值钱;即便以后所学的专业与文字没有直接关联:本科化学,硕士法律,博士思想政治教育。

因为,我曾经多次盘点过自己,的确一无所长,只有可能在文字上投机取巧。特别是1991年我至爱的家庭出现重大变故之后,我更加没日没夜、发疯似地码文字,几乎码遍了文字中所有可能的体裁,包括为书商们提供不署名的长篇书稿。那些码完之后的文字,好多好多我都不曾再看一眼,不是不能看,而是不想看。我觉得陌生,离自己太远。

直至1998年,为家里该还的债务已经还清。我长嘘了一口气,准备发誓逃离文字的“理想”,远离文字的揉捏和纠缠。却蓦然发现,自己已经走不出了文字的圈圈和深渊。因为,无论是做秘书,还是搞宣传,从公文到新闻,文字俨然成为了我职业的醒目标签,并非一走了之那么简单。

而另一个更加令我惊诧不已的发现便是,真的还有那么一些文字,似乎一直就在我身体里潜伏、

发酵。它们真像我的老表们一样,是那样的纯净,亲切,友好,倔强。

2003年,我把这些“潜伏”悉数写进了长篇小说《找个理由》。出版前,书商多次友好提醒,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改一改,肯定有很好的市场。结果当然是,依然故我,一字未动。面对他们的嘘唏,我开怀大笑起来。

这难道就是命?谁,可以给我一个,哪怕是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?

对此,我在第一本散文集《平常的日子》里稍稍作过些许注脚,并暗暗告诫自己,既然逃脱不了冥冥之中的安排,何不插科打诨,码些零碎的文字,姑且对脆弱不堪的身心不时作些许交代。何况,我的世界总有太多的不料和不安,太多的话无人能说,也鲜人能懂。而与这些文字在一起,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宁静,更有安全。这就是我的博文,以及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一书的重要由来。

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是以散文的名义出版的。可我自己并不这么看。我更愿意把它作为我生活的记录,是原生态写作,沾了些文学创作的边边。出版成书也仅是我对近5年生活的一个小结,别无它意。用我散文集《平凡的日子》里的话说,是留待自己老了的时候,多个东西笑一笑,翻一翻。

因而,在《时光在陪伴中重生》里,我几乎就是裸体的,进而有点放荡。放荡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以致,其中很多篇章几乎毫无章法可言,随性又随意,是经不得文法的考究的。出版的时候,我也懒得去修改了。无论优劣,一切都是我当时心境的真实表现,不必时过境迁。

尽管如此,仍然有不少“老表”常在我的博客流连。记得东北一位博友曾为我在网络上愤愤不平:为什么网络不力挺我的博文,而专注某些噱头。弄得我心里边一时居然涌起一丝丝痛快的虚荣。真心感谢“老表”们的厚爱,但我总是哑然一笑,并故作谦虚:我的这些东西哪里上得了台面!

其实,我更想说的是,这些博文本来仅仅是写给我自己看的,是我自己与自己的对话,没有任何其它目的,更与名利无关。当然,倘若“老表”们能与它们一见、有一丝共鸣,那是缘,是附加于我、多得的、意料之外的收获与幸运,也提醒行走江湖的我并非一个人在战斗!

大抵,每个人在心底都给属于自己的文字,留了一席纯粹之地。我则让老表不时为己照个像,留个影,仅此而已。